

卷二

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目

自古青春有几更憐國內嬌恣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无底共說鄭
家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強厭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
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
愛及長到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媯之
容貌萬物之靈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
移恍恍如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
青春窈窕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闈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
花一名芍藥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

書名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編號 D866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微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漢籍善本文影微資料庫文本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株林野史 卷之一

株林野史一卷終

第三回 弔故交閨閣間意

遊竹林二士爭風

話說荷花拿燈一照只見菊英面如土色牙齒緊咬說道不好了妹妹你是怎
的叫了半日菊英方才畧好些睜目看見荷花在側眼目流洎說道姐姐吾命
休矣荷花說你覺的怎樣菊英道方才吾見一個鬼手提繩鎖來索吾命想來
不可復生言畢哽咽荷花遂將此事告于主母素娥也覺悽慘到次日菊英遂
氣絕而死素娥命人買棺木葬埋不題這素娥因嫁了夏姓遂命姬住了二載
有餘遂生一子名喚徵舒字子南只因御叔是個好色之徒朝朝相狎夜夜歡
淫又加素娥有採戰之法精力漸漸耗容顏漸漸枯槁又住了數日遂一病不
起那日見姬在旁遂含洎到卿有這等容顏日后必不寂寞但恨孩兒年幼無
人照管恐不能獨立成人言畢伏枕而泣遂命夫人叫了孩兒來夏姬命人叫
到御叔囑咐了些言語又向夫人說此兒氣宇非凡日后要將此兒托于契友
孔寧使他照管他成人至卿能守則守不能守任卿所爲便了夏姬道相公放

心相公萬有不虞奴家決不再嫁以玷門風常言說忠臣不事二姓烈女不更二夫奴決不作負義之人御叔聞言不勝欣悅夏姬遂請名醫給御叔調治忽一日醫生診脈道此病不可治矣遂辭別而去夫人聞之號泣半晌到了次日午時病故夫人穿孝服治辦喪具一面報靈公一面報于各衙門孔寧得了報又暗自喜悅道夏姬每日見我常有戀戀之意只因他丈夫在未敢啟齒今御叔已死少不得這肥肉是我口裡的了遂急換了素服去夏家弔喪一路走來進了大門直哭到內室夫人亦哭哭罷夫人遂向孔寧道丈夫臨終之時曾向奴家說過說他終身契友惟大夫一人小兒徵舒年幼全仗大夫照管他成人一切喪具亦仗大夫料理說罷遂嗑下頭去孔寧忙還了禮就道吾嫂放心此事全在小弟身上說罷遂出外代理喪事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就在夏家住下夏姬聞之就命荷花送出一鋪蓋茶酒來這孔寧留心已久坐在書齋正思搆搭夏姬之計忽然荷花送茶酒出來孔寧見他有一段風流體態遂滿心歡喜

迎着荷花笑嘻嘻的道誰叫你送來的茶酒荷花本是個伶俐風騷慣與主母做腳線攬主顧的遂笑容可掬說道主叫我送來的那時又將秋波一轉頰帶着送情的光景惹的個孔寧慾火上升且喜四顧無人遂赶上荷花抱到懷中親了一個嘴那荷花恐怕人來不好看就抽身去了孔寧此時悵悵如有所失是夜一宿不寐想出一條巧計來自己笑道呀可訪着一條妙計自古說的好人不圖財誰肯早起我明日與荷花些財物他自然依從我了何愁他主母不到我手主意已定到了次日絕早起來走到家中取了些簪環首飾回來仍舊替辦事到了晚間人靜時候荷花又送出茶來孔寧喜的抓耳撓腮的笑道我的荷花姐姐荷花道我又吩咐何事孔寧道你服事殷勤无物可贈我見你頭上首飾稀少特取些來與你可好麼荷花道禮當服侍怎敢要老爺的東西孔寧遂拿一個金漆盒遞給荷花接來打開一看見有許多金珠東西遂帶笑說道大夫賜賤妾如許東西多謝了孔寧道不須謝你進前來與我說話荷

花往前走了幾步孔寧撲到懷裡欲求雲雨荷花道此事等賤妾打發主母睡下方敢私出孔寧遂放他去了果然到了初更時候荷花黑夜走來孔寧遂迎他進去掩上房門俱脫了衣褲就在椅上分開兩腿燈光之下看見陰戶高聳肥白夾縫中淫水浸浸孔寧用手拿玉莖照裡一聳這荷花是經過人事的但未曾生育雖不甚緊亦不甚鬆三抽兩送必欲到根漸漸深入一連抽數百餘下覺得荷花裡邊鷄冠兜裏龜頭如吞吐之妙花心亂動又緊抱孔寧之腰不住哼哼孔寧只得按定那處左擺右揉弄的荷花淫聲浪語無所不至覺渾身酸麻連着數次又將嫩舌送過孔寧吮之舌尖一點冰涼便知荷花盡興自己暢美也就洩了荷花將帶的綾帕彼此擦抹乾淨及看椅下淫精浪水流於滿地二人起來從新睡在綾被中共枕偃抱孔寧纔托轉於主母入馬之事荷花一并應承孔寧道若要事成重重的謝你荷花道我與主母情情說知到起更的時候我來叫你說完天已五鼓荷花說賤妾不敢久留我要去也遂披衣開

門人不知鬼不覺回到自己房中去了到了次日果然將孔寧私通之事告訴主母夏姬問道你會與他交構否荷花遂將夜間之事說了一遍又將孔寧送他之物與夏姬看了夏姬本是風流之女那有不應允的遂點頭應諾到了日落孔寧仍舊住在書房至起更以後荷花果然出來引他到綉房以上夏姬恐人知覺並未點燈荷花引他床邊孔寧手一摸時知夏姬仰臥床上不覺淫興大動玉莖昂然即刻脫去衣服翻身上床夏姬用手摟抱孔寧即將玉莖俛到牝口覺得緊湊難入如處女一般半天方纔進去一半孔寧道奇怪此人年已四十又生過兒子如何這等緊法向夏姬問道嬌嬌你是甚法牝戶這等緊湊宛如處女夏姬道神人傳的法孔寧暗着驚訝說着就將自己玉莖全入夏姬迎湊得法直弄了一夜方歇夏姬向孔寧道徵舒已長成做事不便不如郎君領他在外從師讀書我回居竹林咱二人方可長遠孔寧連聲應諾到了天明竊綉褲而穿又住了幾天喪事已畢孔寧遂將徵舒領去從師讀書夏姬退歸

竹林二人常相往來無一人知覺一日見了同事官儀行父飲酒中間遂將夏姬之事告訴于他又將所竊綉褲釋示于他這儀行父與孔寧都是兩個幸臣素事靈公耽於酒色隨主遊戲原是個酒色隊裡打羅鼓的當日聞聽此言不覺心痒意亂回到家中費了一片心機以厚幣結交荷花求其先容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象貌偉豐也夙有其心遂遣荷花約他私會儀行父厥來助戰春藥以媚夏姬故夏姬愛之倍於孔寧儀行父向夏姬道孔大夫有綉褲之賜亦欲求一物爲表記以見均愛夏姬笑道綉褲彼自竊去非妾贈因附耳說雖在同床豈无厚薄乃自解所穿碧鷄襦送於行父儀行父大悅自此行父往來甚密孔寧不免少踈矣有古詩爲証

鄭風何其淫

桓武化自渺

十女競私奔

里巷失昏姻

仲子檣欲踰

子充性偏狡

東門憶茹蘆

野外生蔓草

青衿縈我心

駕車去何杳

風雨鷄鳴時

相會密乃巧

揚水流束薪

讒言莫相擾

習氣多感人

安能有美好

這儀行父得了碧鷄襦也誇示於孔寧孔寧私叩荷花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好甚密心懷妬忌無計拆散忽一日偶在夏姬花園中間步想出一妙策來須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梨花園使女作媒

棲鳳樓佳人增美

話說孔寧忽然想出一條妙策來說道有了我想靈公性貪淫樂久聞夏姬之美屢次言之相慕甚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入馬陳候必然感我况陳有個暗疾醫書上名曰狐臭點曰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個貼身幫閒樂得從中調情討些便易少得儀大夫不便常來出了我這點燃酸的惡氣好計好計遂獨見靈公閒話說及夏姬之美天下絕無靈公道寡人亦久聞其名但年紀已近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寧道夏姬熟曉房中之術容顏鮮嫩如十七八歲好女子一般靈公聞之不覺慾火上升遂問孔寧卿有何術使寡人與

夏姬相見孔寧又奏到夏氏所居竹林是幽雅茂密可以遊玩主公明早只說幸株林夏氏必然出來相迎夏姬有婢名荷花頗知情事臣當以主公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道全仗愛卿作成次日傳示駕車遊株林只叫大夫孔寧相隨孔寧遂送信於夏姬叫他珍饈相候又露其意與荷花使之專達那邊夏姬也是個不怕事的主顧此時預備停當靈公一心貪慕夏姬把遊玩當個名頭正是

竊玉偷香真有意

觀山玩水本無心

不多時候就來到夏家夏姬穿禮服相迎於廳前拜謁致詞道妾兒微舒出就外傳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候其聲如新鶯巧語嚶嚶可聽靈公視其容貌真天仙一般六宮妃嬪罕有其匹遂向夏姬道寡人偶爾間遊輕造尊府幸勿驚呀夏姬歛衽對道主公玉趾下臨株林增色賤妾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道既費庖厨不須禮席聞尊府園亭幽雅梨花正茂願一觀之主人盛饌就在園

亭相擾可也夏姬道自亡夫去世荒園久廢掃除恐屈聖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應對有序靈公心上愈加敬重命夏姬換去禮服引寡人園中遊夏姬遂卸了禮服露出一身淡粧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別是一種雅致夏姬引至后園却有喬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幾座中間有一高軒朱欄綉房甚是闊敞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迴廊軒後曲房數層迴廊周折直通內院園外有馬廄乃是養馬之處園西空地一片俱是梨花馥郁繽紛香氣襲人正一所好花園也靈公觀看了一回軒中筵席已備夏姬執蓋定席靈公賜坐於旁夏姬謙讓不敢靈公道主人豈可不坐乃命孔寧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畧去君臣之分便好盡歡飲酒中間靈公目不轉睛夏姬亦秋波送盼靈公酒興帶了風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鼓酒能暢懷不覺其多轉瞬日落西山左右進燈洗盞便酌靈公大醉臥於床上鼾鼾睡去孔寧私望夏姬說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來立要求歡不可執謬夏姬微笑不答孔寧由他便易行事出外安置隨衆

歇宿夏姬整備緞衾綉枕假意送於軒中自己却香湯沐浴以備召幸只留荷花侍駕少須靈公醒來張目問是何人荷花跪而應曰賤婢乃荷花也奉主母之命伏侍千歲爺爺因持酸梅醒酒湯以進靈公道此湯能爲寡人作媒乎荷花道賤婢不會爲媒典頗能効奔走但不知千歲爺爺屬意何人靈公道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吾當厚厚賜汝荷花道主母賤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賤婢即當引入靈公大喜卽命荷花掌燈引路曲曲灣灣直入內室夏姬明燈獨坐如有所待忽聞脚步之聲方欲啟問靈公入房內荷花便將銀燈携出靈公便擁抱入帷解衣共寢只覺夏姬肌膚柔膩着體欲融歡會之時宛如處女靈公怪而問之夏姬道妾有傳法雖生子之后不過三日花房充滿如故靈公便道寡人雖遇天仙亦不過如此矣論起靈公陽物本不及孔儀二大夫况又有狐臭之氣更沒甚好只因他是一國之君夏氏也未免懼三分勢力不敢擇嫌於他枕席上百般獻媚虛意奉承恐怕靈公氣弱叫靈公仰

仰臥自己騎在靈公身上將兩股夾緊一起一落就如小兒口吃櫻桃的一般弄得個靈公渾身麻癢一洩如注二人抱頭共寢須臾靈公淫興復作挺鎗又戰一夜之間雲雨七次靈公渾身如散四肢難舉力倦而睡睡至鷄鳴夏姬推靈公起身靈公道寡人得交愛卿回視六宮猶如糞土但不知愛卿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恐靈公知孔儀二人往來之事乃對靈公道賤妾實不敢欺君自喪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得侍君侯從此當永謝外交不敢復有二心以取罪戾靈公道愛卿平日所交係何富貴願愛卿悉述不必隱諱夏姬道孔儀二大夫因撫遺孤遂至于亂他實未有也靈公笑曰怪的孔寧說卿交接之妙大異尋常若非親試何以知之但既告寡人卿其無疑惟願與卿常常而見此情不絕其他任卿所爲不汝禁也夏姬道主公能源源而來何愁不常常而見乎須臾靈公起身下床夏姬抽自己貼身汗衫與靈公穿到身上道主公見此汗衫如見賤妾矣荷花遂由舊路送至軒下天明後廳上已備早膳孔

寧率衆車駕伺候夏姬請靈公登堂登車問安庖人進膳從人俱有酒食犒勞孔寧爲靈公御車回朝百官知陳候野宿於是俱集朝門外伺候靈公傳令免其朝參逕入后宮去了忽然重宮中閃出一員官來叫了一聲孔兄遠來我有話與你講孔寧回頭一看道呀原是你可知此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陳乎國公堂戲謔

儀行父潛地殺忠

話說孔寧認的是儀行父見孔寧走來遂一手拉住孔寧走到隱僻之處附耳問道主公在何處射獵今夜在何處住下當以實情告我勿得隱瞞孔寧見不能諱直得直言儀行父知是孔寧荐頓足說道如此好事如何讓你去做孔寧道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讓你做好事便了二人大笑而散到了次日靈公早朝禮畢百官俱散召孔寧至前謝其荐舉夏姬之事成召儀行父問道如此樂事何不早奏于寡人你二人却占先頭是何道理孔儀二人奏到臣等並無此事靈公道是美人親口說的卿等不必諱矣孔寧道譬如君有味臣先嘗之若

嘗而不美不敢荐於君也靈公笑曰譬如熊掌奇味就讓寡人先嘗也不妨孔儀二人俱大笑不止靈公又道你二人雖曾入馬他偏有物送我乃脫下襯衣示之你二人可有麼孔寧曰臣亦有之孔寧遂撩衣現其綉襠道此非美人所賜乎不但臣有行父亦有靈公問行父是何物行父解下碧鷄襦與靈公觀看靈公見之大笑道我三人隨身俱有證見異日同往株林可作連床大會一君二臣在朝堂戲謔這話早傳出朝門外惱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齒的道朝廷紀綱之地都如此胡言亂語是何道理陳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復身入朝門進諫道正是

自古忠邪難並立

徒憐比干志節高

却說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忽見一人執笏趕進朝門三人瞪目視之見是泄冶孔儀二人素憚泄冶正直今日不宣自至必有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連忙上前拉其衣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

君臣宜淫忽相標榜失君臣之敬無男女之別淪滅已極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顏汗隨曰卿當多言行且悔之矣泄治辭出朝門孔儀二人尙在門外打聽見泄治怒氣冲冲而出閃入人空中避之泄治早已看見將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爲不善以誘其君而又在朝堂揚其事何以爲訓寧不差乎二人不能措對唯謝教泄治去了孔儀二人又來見靈公述泄治責備之語遂道主公日后不可遊株林矣靈公道卿二人還往否二人答道彼以臣諫君與臣無涉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公奮然曰寡人寧得罪于泄治安肯舍此樂地乎孔儀復奏曰主公若往竹林恐難當泄治強極之諫靈公道二卿有何策令泄治勿言孔寧道除非使他不能開口靈公道彼自有口寡人難禁之不言儀行父道孔寧之言臣知其意夫人死則口閉主公何不傳旨殺了泄治則終身之樂無窮矣靈公道寡人不能孔寧道臣使人刺之何如公曰卿可自爲二人出朝一處商議行父道昨日有司奏一犯

罪的強盜秋後出決吾見其人兇勇異常若能赦他死罪再賞他幾兩銀子他必欣然願爲孔寧道此人叫甚名字儀行父道名張黑夜因獨自進樓院殺了看家的家丁因此犯罪若用此人必能成功到了次日孔寧見了靈公說有一犯罪強盜主公若赦他的死罪他必能去殺泄治靈公沉吟一時遂寫旨一道遞于孔寧孔寧接旨出了朝門到了儀行父家中將旨遞于儀行父即着人傳旨速提張黑夜至此處聽審不多一時將張黑夜提到儀行父堂下行父命左右回避與孔寧親解其縛用手扶起附耳說道如此如此到了次日早朝百官畢上張黑夜遂伏於半途阨要之處專候泄治不提却說泄治朝罷退出朝門然忽一陣頭昏目跳肉戰自己也不知何爲有跟隨的一個家人名喚李忠見主人這等光景遂問道相公是怎的泄治道吾亦不知李忠道莫非家中有事李忠遂急扶泄治上馬正走之間忽見一人自松林內跑出一手將泄治扯下馬來舉刀便砍李忠看見大聲喊到你是何人輒敢行兇黑夜看李忠漸漸趕

到即回手一刀將李忠砍倒在地泄治見把李忠殺了早已魂飛天外三舞兩弄被黑夜一刀砍倒割下頭來用布包好匿于懷中來見行父大喜賞銀五十兩縱使歸家此事只有孔儀二人知道外人俱不得知二人又私奏陳候陳候亦喜泄治死國人皆認爲陳候所使不知爲孔儀二人之謀史臣有讚曰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簪纓組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治

獨天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治死后君臣更无所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一二次還是私偷以后習以爲常公然不避國人作株林林詩以諷之詩曰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徵舒字是子南詩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而來也陳候君臣三人和局間歡未知將來如何下回分解

株林野史二卷終

株林野史卷三

第六回 妬夫人強逼改嫁

淫娘子大戰群英

且說儀行父的夫人吳氏乃是屠人女稍有二分姿色其性淫湯在家未娶時即與人私通有了身孕服藥打下后被他爹娘知道要將他活埋還是他嫂子替央下適有人與他說媒說與儀行父爲妻那時儀行父與孔寧本是個屁股孩子因得幸于靈公故封爲大夫這吳氏嫁於行父到也對路二人如膠如漆夫恩婦愛這行父恐怕吳氏知道自己底理所以有些懼內自行父通了夏姬遂於吳氏疎淡吳氏鬱悶全未知是何緣故一日行父醉而歸家見了吳氏也不探他便自己睡去吳氏愈加愁悶暗怒道人有野花便不思家花丈夫或有外交所以他不探我待他睡醒時我以言挑之看是如何到了半夜時候行父醒來叫道快拿茶來我吃吳氏叫起了環與他烹茶行父又叫道我渴得緊茶不用烹拿凉水我用便了丫環慌忙送過一碗凉水來行父接過一飲而乾原